

薑齋先生詩文集

董允詩文集

四部叢刊集部

上海涵芬樓藏船
山遺書本原書板
匡高營造尺六寸
寬營造尺四寸

國史儒林傳

王夫之湖南衡陽人明舉人張獻忠陷衡州設僞官招夫之夫之走匿南嶽賊執其父爲質夫之引刀自刺肢體昇往易父賊見其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歸居石船山杜門著書神契張載正蒙之說演爲思問錄內外二篇所著書有周易稗疏書經稗疏詩經稗疏其言易不信陳搏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及緯書雜說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元妙附會老莊之旨故言必徵實義必切理其說尙書詮釋經文多出新義然詞有根據不同游談其說詩辨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皆確有依據不爲

臆斷又辨叶韻一篇持論名通足解諸家之轆轤又著尙
書引義春秋稗疏春秋家說康熙閒吳逆在衡湘夫之又
逃入深山吳逆平巡撫嘉之餽粟帛請見夫之辭帛受粟
未幾卒

王船山先生遺像



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
蘊齋龜於朽後隨人卜夢未圓
時莫浪猜誰筆仗此形骸閑
愁輸汝兩眉開鉛華未落君還
在我自從天氣落埋

右船山先生自題畫像小詞
同治乙丑冬杪獨山後學莫友芝錄

薑齋文集卷一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譔

論三首

知性論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猶將曰性胡不然也故必正告之曰爾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問其性且問其知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言性者於此而必窮目擊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爲之名如是者於體非茫然也而不給於用無以名之斯無以用之也習聞而識之謂有名之必有實而究不能得其實如是

者執名以起用而茫然於其體雖有用固異體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則有辨矣知實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則用將終絀問以審之學以證之思以反求之則實在而終得乎名體定而終伸其用此夫婦之知能所以可成乎忠孝也知名而不知實以爲既知之矣則終始於名而恟怳以測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諸迥異之體枝辭日興愈離其本此異同之辨說所以成乎淫邪也夫言性者則皆有名之可執有用之可見而終不知何者之爲性蓋不知何如之爲知而以知名當之名則奚不可施哉謂山雞爲鳳山雞不能辭鳳不能競也謂

死鼠爲璞死鼠不知卻玉不能爭也故浮屠老子莊周列
禦寇告不害荀卿楊雄荀悅韓愈王守仁各取一物以爲
性而自詫曰知彼亦有所挾者存也苟懸其名惟人之置
之矣名之所加亦必有實矣山雞非鳳而非無山雞死鼠
非璞而非無死鼠以作用爲性夫人之因應非無作用也
以杳冥之精爲性人之於杳冥非無精也以未始有有無
爲性無有無無之始非無化機也以惡爲性人固非無惡
惡固非無自生也以善惡混爲性歟然而動非無混者也
以三品爲性要其終而言之三品者非無所自成也以無
善無惡爲性人之昭昭靈靈者非無此不屬善不屬惡者

也情有之才有之氣有之質有之心有之孰得謂其皆誣然而皆非性也故其不知性也非見有性而不知何以名之也惟與性形影絕夢想不至但聞其名隨取一物而當之也於是浮屠之遁詞曰有三性苟隨取一物以當性之名豈徒三哉世萬其人人萬其心皆可指射以當性之名不同之極致算數之所窮而皆性矣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謂知者非知猶之乎謂雲爲天聞筍蕪而煮簞以食也

老莊申韓論

建之爲道術推之爲治法內以求心勿損其心出以安天

下勿賊天下古之聖人仁及萬世儒者修明之而見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於此而不能因流於諛者老莊也損其心以任氣賊天下以立權明與聖人之道背馳而毒及萬世者申韓也與聖人之道背馳則峻拒之者儒者之責勿容辭也拒其說必力絕其所爲絕其所爲必厚戒於其心而後許之爲君子儒言治道者吾惑焉於老莊則遠之惟恐不夙於申韓則暗襲其所爲而陰挾其心吾是以惑而甚惑其惑之甚也夫師老莊以應天下吾聞之漢文景矣其終遠於聖人之治而不能合者老莊亂之也然而心猶人之心天下則已異乎食荼臥棘之天下矣下此則何晏

王戎以弛天下而使亂然其所爲求之聖人之道而不得
求之老莊而亦不得虛與誕聖人之所弗尙躁與貪亦老
莊之所弗尙則遠之必夙者正也老莊之所弗尙則不得
舉何晏王戎之罪罪老莊也夫申韓而豈但此哉韓愈氏
曰仁義之言藹如也聖人之欲正天下也亟其論治也詳
今讀其書繹其言蔑不藹如也其言藹如也其政油如也
患天下之相賊而不以賊懲賊懲天下之賊規乎其大凡
而止雖有刀鋸而不損其不忍人之心畧其毫毛揜其幽
隱以使容於覆載之間而民氣以靜是故匹夫之蹶然以
惡怒非可逆也匹夫之蹶然以愉快非不可獲譽也然而

聖人不忍徇之以致善治之名有人於此匹夫蹶然而怒其可殺邪從而殺之匹夫蹶然而喜喜怒如匹夫之心則明斷之譽蹶然而興而氣莽然而權赫然靜反諸心而心固怵然起視天下而天下紆然爲君子儒者以此爲愉快則抑不得爲聖人之徒矣聞之曰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於其身未聞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之畱遺種於天下也悲夫自宋以來爲君子儒者言則聖人而行則申韓也抑以聖人之言文申韓而爲言也曹操之雄也申韓術行而毆天下以思媚於司馬氏不勞而奪諸几席諸葛孔明之貞也扶劉氏之裔以申大義申韓術行而不能再世申韓

之效亦昭然矣宋之儒者胡憐莫懲而潛用之以徇匹夫一往之情吾聞以閨房醉飽之過掠治婦人以徵士大夫之罪矣吾聞其聞有赦而急取罪人屠割之矣非申韓孰與任此而爲君子儒者以爲愉快復何望夫袴褶之夫刀筆之吏乎是其爲術也三代以上無尙之者也仲尼之徒無道之者也三苗之所以分北也鄧析之所以服刑也自申韓起而言治者一不審而卽趨於其塗申韓以矯老莊而拒老莊者揖進之夫老莊則固盡然傷心於此矣老莊非也其盡然傷心於此者未嘗非也仲尼不以徇魯衛而老於下位文王不以徇商紂而囚於羑里我知其盡然傷

心者倍甚於老莊則已知老莊之賤名法以蘄安天下未能合聖人之道而固不敢背以馳也愈於申韓遠矣盡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臨之以憤盈之氣出之以戍削之詞督之以違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憂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親義不背長不率則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鋒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夫申韓固亦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何患乎無名而要豈有不忍人之心者所幸有其名以彈壓羣論乎易動而難戢者氣也往而不易反者惡怒之情也羣起而熒人以逞者匹夫蹶然之恩怨也是以君子貴知擇焉弗擇而聖人之道且以文邪慝而

有餘以文老莊而有老莊之儒以文浮屠而有浮屠之儒以文申韓而有申韓之儒下至於申韓之儒而賊天下以賊其心者甚矣後世之天下死於申韓者積焉爲君子儒者潛移其心於彼者實致之也

君相可以造命論

聖人贊天地之化則可以造萬物之命而不能自造其命能自造其命則堯舜能得之於子堯舜能得之於子則仲尼能得之於君然而不能也故無有能自造其命者也造萬物之命者非必如萬物之意欲也天之造之聖人爲君相而造之皆規乎其大凡而止雨以潤之而有所涇日以